藝倡畫廊曾於1994年的「法國五月」舉辦冷宏油畫展，二十年後，冷宏再度來到「法國五月」舉辦油畫展，展出其油畫新作及近作。

冷宏是著名上海畫家，擅長油畫，備受海內外藝術界推崇。他的油畫作品，色彩豐富、質感厚重，並有一種若隱若現的撲朔迷離感覺，抒發着古典的詩意。作品主題，從風景、靜物到唐代和宋代宮廷仕女、富貴人家的閨秀皆有。是次展出的畫作，創作靈感主要來自他旅居法國的生活體驗和中國唐詩。展名更取自唐代詩人李商隱的「無題」詩中開首的一句「昨夜星辰昨夜風」。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藝術家本人及藝倡畫廊提供

■畫家冷宏，與作品《蠟照半籠全翡翠》，2002年作，布上油彩，79×157cm

昨夜星辰昨夜風 冷宏油畫展中的浪漫與亮麗

冷宏油畫展
時間：即日起至6月4日
地點：藝昌畫廊（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05）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星辰可以象徵昔日或現在，而風可象徵月下的情侶，或引伸至道德和禮節。李商隱的詩，正如冷宏的油畫，帶有隱喻、典故。冷宏的畫作，將他法國的生活與古老中國遙遠的舊夢交會融合，煥發出當代生命的異彩。

此次個展，包括他的浪漫畫作《上有弦歌聲》，亮麗的用色，令人聯想到法國繪畫大師夏卡爾（Marc Chagall 1887-1985）的作品，又同時反映唐宋詩詞的詩情畫意，散發着一種悠閒而不失生動的氣息。而冷宏的構圖，靈感有點像來自美籍法國印象主義畫家瑪莉·卡莎特（Mary Cassett 1844-1926）的人像畫，風格明顯受歐洲表現主義和立體主義的影響。

展品中，還有描繪細緻的大自然景色和建築物的風景畫「老村系列」，有法國城堡和小村莊、中國古城角落，古樸寧靜，亦有靜物畫「馨香季節」繪畫桌上擺放的花卉和瓶子，同樣是中國水墨畫和西方油畫的傳統題材。自1988年起藝倡畫廊已代理冷宏的作品，並為他舉辦多次個展，最近一次是2011年「錦繡春洲」水墨畫展。

打破中西文化差異的局限

冷宏1978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美術系，研習歐洲學院派的繪畫技巧，包括透視學、明暗法、人像畫，和社會寫實主義。同時從唐代畫家閻立本、北宋畫家范寬等大師的山水作品，鑽研中國傳統水墨山水畫的技法。畢業後他曾於上海戲劇學院及上海中國畫院任教，1986年移居法國波爾多市，進一步發展藝術事業。

他融會貫通東方及西方藝術，作品充滿獨特的美感。藝術史學者及策展人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如此評論：「具浪漫寫實主義色彩的冷宏作品《無邊的海》，融會了中西學院派之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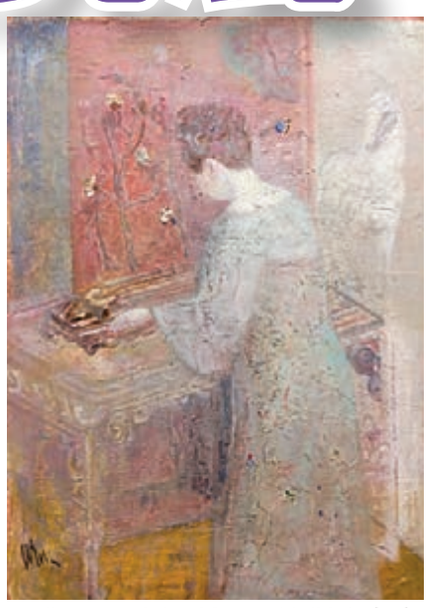
冷宏也曾獲法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授予「新才華獎」。多年來，他曾在法國和中國多間美術館舉行多次展覽，包括法國波爾多市美術館、波城博物館；北京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

論及作品風格，由於打破中西兩地文化差異的局限，因而他的油畫人人皆能欣賞。他試圖用油畫的技法，表現歷史中一瞬間的光榮與夢想，特別是他運用布上油彩——這種西方傳統的手法，照亮中國久遠和夢般的古代，同時又表達現代生活的華麗。因此，他的作品，猶如引領觀者置身於星辰和微風的夢境之中，對中國歷史上太平盛世的輝煌和強大，帶有一種眷戀的情感。對冷宏來說，一張作品，包含着多重景象、多個視點，並結合明暗法，把一個平面變形，借用光和影，營造出畫面的深度。向觀者展示，一個時空停頓、被人遺忘的古城樣貌。

「具有着人類共通情感，能挖掘觀衆自身情感經歷，又有着獨立審美情趣的作品，無疑就是好作品；而它與繪畫材質並無必然的聯繫，和社會的藝術導向也沒有關係；它是藝術自身的魅力，是畫家自我內心最真情的表白。」

■The Village of the Past 15–V 老村系列15之五,2015,oil on canvas,55x38cm

■The Village of the Past–15 III 老村系列15之三,,2015,oil on canvas, 55x38cm



■Caress of the Moon–13 IV 上有弦歌聲,2013,Oil on canvas,80x60cm

今次我們與冷宏就其作品展開對談，讓讀者先睹爲快領略他作品中的意趣！

旅居法國的生活體驗怎樣啓發創作？

冷：法國給我很大的啟迪，是表示自我的一個程序，特別是我移居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從東方跑到西方，在藝術創作方面，就容易有改變的衝動。正如西方藝術家去到東方也一樣。看見好的東西、跟以前不一樣的東西，一定有所啟發。

為何獨愛唐詩？對唐朝是否有情意結？

冷：其實我不是只喜歡唐宋詩詞。唐宋是中國的頂峰。唐宋詩詞中，每一首都有好幾個畫面，給我很多創作的靈感。從唐詩出發，有詩意的、喜歡的畫面，我可以把情感表達出來。

我畫的不一定是唐詩，標題用唐詩，只是想作品有自己意境的畫面，算是作品的一個總結，讓觀賞者更容易懂得欣賞我的作品。也是我入畫的一個因素。

這次作品中主要希望表達的主題是？

冷：對中國文化歷史的眷戀，也是對自己多年來對中西文化融合的感悟、實踐與見證。作品展示的，並非局限於某個具體時代或地域。自己對景、物、人的距離、時空、虛渺，因而產生的神秘感比較敏感，在表現上即試圖追尋如此效果。

中西兩種文化經驗對創作有怎樣的影響？為何選擇用西方傳統照亮中國古代？

冷：如果用國畫，在手法上還不夠，加入油畫的話，感覺就更完整，很多細節都可以表達出來。畫唐宋仕女，用國畫会有欠缺，國畫不夠表達我的感覺。我畫的水墨畫大部分是風景，亦用了西方的手法加入國畫，如果我創作人物畫，我覺得用油畫這方法，表現得更豐富，而且對我來說，是一發不可收拾。

我不是說國畫弱，只是在藝術上比較抽象。主要是看畫作要表現什麼，國畫大多數表現傳統的主題，好像文人畫，是宋元明清四大朝代的主流。國畫不單止是造型藝術，更是文化。國畫的表達方式，是文化的語言；而西方繪畫，相對則比較注重純粹的視覺藝術語言。

總的來說，我是比較保守，是一個「傳統派」。意識上我的創作是一種傳承，跟傳統沒有割斷過；表達自我，從來都不會過時。

為何選用布上油彩？

冷：技巧複雜，材料厚重（我的布上作品均以大理石粉等綜合材料多層做底），是我選擇表現畫面效果的重要手段，因此以布質材料更為堅固，製作時手感更適宜。

■藝倡畫廊的冷宏油畫個展，展期至六月四日，是法國五月節活動之一。

■Chateau of Bordeaux法國城堡一角，2012,Oil on canvas,38x55cm

藝評 文：謝諾麟

淺談純藝術之「藝術是什麼」(上)

藝術是什麼？一個有趣的問題，不同的人可以因應不同的背景或認知而得出不同的答案。當任何東西都可以說成是藝術的時候，那又是什麼原因呢？街道上或商場中不時會見到有趣的展品，但又不能確定是否藝術品？為什麼任何媒體都能夠納入藝術當中呢？為什麼藝術又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它們的分別是什麼？純藝術在這個藝術框架下的位置又會是什麼呢？既然每個人對藝術的標準和定義都不同，筆者對藝術又採取了什麼態度和觀點呢？

藝術是什麼？在近年間，多了不少社區藝術和藝術教育的項目等等，再加上近年間熱談的「西九藝術區」，不少商場都忽然「藝術」起來，而多了不少和純藝術有關的展覽，在這些元素推動下，多了不少市民知道藝術這一個東西是什麼，用東西這一個形容詞來形容藝術，是因為在大眾的理解下，可能處於一個較為抽象的狀態，他們對藝術是什麼可能仍然處於不確定或是猶疑的狀態，就如見到畫畫或是陶瓷就是藝術等等。

如果回到一百年前的香港，那個年代在大眾的心目中，確實沒有當代藝術的概念，有的只可能是仍停留在工匠或手藝階段的想法，經過了一百年後的今日，雖然多了不少人對藝術有點點基本的概念，但仍然停留在一個比較表層或表面的水平，可能心目中相信畫畫或是陶瓷就是藝術。筆者對這一點絕不同意，就以畫畫和陶瓷為例子，兩者同時都是藝術，但他們兩者亦可以同時不是藝術，這就取決於站在哪一個觀點上，先把藝術簡單分成兩點，就是藝術中的廣義和藝術中的狹義，單單是這一點點的差異，就已經走向了兩個極端，再者，對於純藝術中的廣義和狹義是如何出現，亦可以解釋為什麼出現這一種極端。

廣義下的藝術

廣義的藝術可以把所有創作工業、民間工藝或所有帶有創作元素的事件等等都歸納在大眾認知的藝術之內，所以在廣義下的藝術，可以把任何一種媒體或是在一些事件，基本上都可以指成藝術。而在狹義的藝術中所指的藝術，就只限於純藝術，有這一種想法或指向是出於純藝術中，本身已經有一定的理論和背景來說明什麼是藝術，或者說成藝術構成的元素是什麼，符合了某些元素下的作品才是狹義中的藝術品。

使用上一段提到的例子畫畫和陶瓷，在廣義和狹義的藝術下再次分析，應該可以得出更加清晰的畫面，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其性質，廣義下的畫畫和陶瓷，本身的媒體已經是藝術中常用的媒體，在不論繪畫或製作時的動機、內容、概念或是什麼理由，以現今的說法已經視為藝術。而在狹義的藝術下觀看，正正就多了廣義所沒的限制，觀看展覽或作品時，總會有一套理論投放在展覽或是作品上，這理論可以因人而異，因為背景或教育不同而有所不同。

由於在這背景或前提下，在觀看展覽或作品時，筆者都會偏向狹義的角度來分析，這想法完全是來自大學時期的純藝術教育，這一種思考模式就根深蒂固地刻在腦海中，而每一次開始分析時都會自然地流向這一種偏向狹義的想法，使用這種想法並非是一件吃力的事情，正如一個小孩子如果正式地學習了繪畫素描，他就永遠都不能再繪畫出那種未經學習的繪畫狀態。

就以這一個例子推上，是廣義的藝術先出現，還是狹義的藝術出現先？這一點在筆者的理解，必然是狹義的藝術先出現，沒有人來了解藝術，又如何分辨廣義和狹義，狹義就是了解的人來定下來，才會出現有廣義的說法，在沒有分辨廣義或狹義之前，藝術仍然只是稱之為藝術。

取向或決定權都在於觀眾

所以在閱讀藝術時，分別指出的廣義和狹義，其關鍵在於閱讀者自身對藝術教育或認知所影響，但請先不要誤會，教育水平並不是決定對廣義或是狹義的分水嶺，而只是決定該觀眾有沒有這一個的選擇權。能夠了解狹義藝術定義的觀眾，能夠選擇其他觀看角度和不同的觀點作出思考，對於狹義藝術觀點的支持者，在觀看作品時會比較累，因為不期然就會以不同的角度或理論來思考作品，但好處就是能夠以兩種對立的思考模式中漫遊。當然，不論是廣義的藝術或是狹義的藝術，最終的取向或決定權都在於觀眾身上。